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二十六





祭文

哭外舅楊提刑熹文



嗚呼公而止於斯乎生自名胃情于相閱玩心徃籍  
景行先正外視寬裕而中實縝密即之粹溫而察焉  
剛方雖州符蕩節皆三錫命而位以勞授官以少遷  
去就始終秉德不疵非若世之詭獲而倖成者某甚  
愚不肖甥于公之館者今十有四年矣公始一見以  
為可教徃徃異席而容禮焉泯然相投則喜見顏面  
命酒張飲雙亮交照洞見膺臑若不以世之常壻  
畜之者脫有小異則反覆訓詔亦無留藏每使人躍

祭文卷之九十一

然以舒復惕然以警也昔者公所敷歷皆日在蜀某雖  
漫仕而投閒之日半之蓋未嘗不得從焉公之之楚  
某以守郡義不得徃見曾臆結約良不可任既聞將  
自楚返庶知見時以陶近憂猶以自尉然亦訝聞者  
之何闊也一日公之子以書來誌進使者而問故則  
公之戰于木父矣嗚呼公而止於斯乎克自抑畏無  
有祇悔於世果奚愠也世論淺隘既加排媚無已則  
天乎天誰云憎顧亦夢焉於此乎生不得撰杖履以  
從病不得執膳藥以待死不得持楸枰以斂歸不得  
服纓慘以吊愔愔此心誰其翹之岷山之江至於荆  
州心契神交共此一水竟其來歸以即安于華墓之



故墟尚有以歆予奠也嗚呼哀哉

哭宇文樞密紹節文

嗚呼天之生公疇克度之既予其資而厄其逢而嗇其終竟亦何為者邪自公造朝郎闡樞掾宰士史坳東省南曹北門西掖清資顯序閱歷殆遍至於祈珪作牧專闡宣威則又無以易公益自是聲實既孚遂儀政路尚謂公不逢邪而始值權臣威陵勢壓委心濡跡罔克自靖晚居宥府志亦少紓位則有制凡其尊主庇民之盛心推賢揚善之雅志訖未能有所展布嗚呼公平其亦可悲矣夫自義理不競士習卑鄙而吾蜀之士習隘踵陋顧私患失媚忌成風汲引

祭文卷十一

二

莫聞尤為可嘆士將有望於公以一洗耳目之陋而有街弗祛以殞厥身天平盍不憖遺俾有以大慰民志者乎某曷以諸生受知於公他日又得侍同朝甚喜自丙寅請外音驛頓踈嘉定更化之初錄前為權養所軋者某首叨召用既辭不獲請則將治任以趨會離心制榮望日頽公以德愛我亮其烏烏之情勉徇私請力過前命俾守郡茲得以竊祿養母某佩荷此意至于今不忘山川悠遠既不克馳清絮之奠合以簡書之畏又弗克馳詣帳下為之一哀而出涕恣恣此心將以醴幣神鑒之哉

哭張致政文



嗚呼人亦有年公壽而臧人亦有德公流而光儀于一鄉聞于四方將子干仕率履弗忘蕃珪蕩節孔脩且張藻衣華綬孔曼且長忽然卻眎消搖尚羊負陸疾之劍以自放於山顛水涯此又公不言之教而厥子是以寔承寔將厲我有士律我有民維此義方寔關政經僕以晚出拜公于京高冠長珮攔其典刑德子云愛施及其親撫歲月之俯邁慨前會之難并追遐感其未救尚新益之是承復念間闕即期中更統拖江介攝齊前榮勿聞公之云亡寧不使我搏駢而失聲也既壽允臧亦流而光今後有斯人邪簡書是畏欲吊不能薄奠申敬癘思涕零

哭劉少監靖之文

嗚呼降年有求厥有不求非天夫民中絕命維此劉君既戒既謹不絕而隕天胡不定和平發表沖約成性資裕器周體莊履履正早遯聖期服采于廷右府列屬昔佐樞柄其在干今寔禪台鼎殆與宰掾俱稱仕徑君雖無營時所委聽謂繇此外言授之政大車彭彭中道而僨父不哭子是謂大順胡今斯戾其夢其信僕之交君七閱歲閨紀羣之間嘗挹清峻夙期云遠大命以近合散消息陰陽之分矧如君者有死無寶我獨何為瘋思涕隕俯觀人事仰察天運宗周之鬱其未愁魂知無知暝乎弗瞑



哭表姪女高氏文

嗚呼汝亦止於斯邪毓德于家柔靜有儀以得重闈之懽心迨作嬪于聞人又能敬共夙夜以事舅姑環珮穆然克有令問云胡不淑而止斯邪古謂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九生是則然矣彼林林而生斯世者不屬于毛不離于裏邪而獨於汝乎不利也余方以王事逝東土不克馮棺一慟嗚呼汝溘然而歸則亦已矣汝之祖母迨汝諸父將何以為懷邪哀哉

外舅楊提刑 熹哀詞

嗚呼公乎其安之乎言膏其車于梁之西不我後先兮遭逢百罹雷虺虺其未勅兮霧淫淫其無輝呼靈

祭文九十一

四

氛為余占將引車而南之心忽忽其未安兮目炯炯其懷疑豕白躡兮涉波女婉孌兮調飢吾其綰旒而還歸乎日曖曖兮高春路漫漫兮嶮巖呼巫陽而莫余聞兮傷采旄之遽遲嗚呼其所我將安之乎突梯絜盥我不敢為劬躬盡力亦莫我知華葦之椒珠江之涓山媚水秀雲清日熙玉植青葱交幹連枝蘭膏在室芳醕盈卮四方上下不可以託兮其將及吾之故居孰得孰喪孰成孰虧是將奚極竟亦何為集遐感其靡已豈惟恤乎吾私噫

哭史帳幹 文

嗚呼衆萬之生天壽不齊是惟其常於子奚悲謂今



乏才我不敢知獨我知者如子亦希形容甚臞學日以  
肥生理稿悴而昌於詩鉢時稿切又見藏脩先生墓心劇目指摧肝脾  
劫然之行深湛之思侯藩使傳舉辟交馳披雲騁跡濛  
汎是期云胡不淑而止於斯無兒傳業有妻啼飢哀  
之涕非子而誰歲且更始子端其歸喪死賻生力所逮  
為不敢有憂以愆于儀猶有鬼神尚克鑒茲

哭知遠寧字文侍郎 文

維宇文氏世載其英維公受才超俗邁倫夙敷林間  
迪簡在廷 皇帝曰咨咨汝弟兄粵昔先正迭為疑  
丞維今聞孫適承家聲言食舊德為公為卿邦采云  
亮王心亶寧故典是拘以公專城治理之効靡人弗

卷之九十一

五

稱溥彼寧川戎考所營將聲克頌以假魯靈晦明奸  
裕體少不平然猶自力以冀有成何恙弗克卒隕厥  
身我生雖後早識典刑昔侍同朝色予意傾今聯王  
事新益是承如何彼蒼殲我哲人寧不使我痛思涕  
零神其馳茲愴如平生

哭韓運幹 廷珪文

嗚呼君在劔之北我居邛之南地之相去也于有餘  
里風聲不接素昧平生偶來涪川獲聯王事問其所  
主則陽安劉起居嘗亟稱之飛鳥楊理卿嘗與之交  
成都范吏部則嘗所薦薦者也問其所不與則見劾  
於吳挺矣見忌於吳玠矣嗚呼斯其為人大略從可



知矣何恙不已溢其云亡果毅之資直諒之益寧不使我矐然思潛然涕邪莫以招之神尚不亡

哭張總卿文

嗚呼寬弘者難周縝密者不大彊濟者易過舒緩者弗及孰有能大而周不敢過也而未嘗弗及如君之幾於此者乎盡所當事而不蘄赫赫之名所居稱治所去見思士所以珍至君者將何如也而為親來逸浩不可遏曾謂云何而喪其親以及其身也悠悠蒼天亦若是愬邪偏駁纖瑣之人匪科是營則事鮮濟幸生濫貴視人罔極天亦畀矜之弗問也如君而罔克壽則何為者邪世道多艱匪才不义日零月替如屋之晨矢詞侑悲涕筆俱下

哭李郎中道傳文

昔有人見子產如舊識得駸蔑如故知者聲應氣求既云匪易而亦有未及一見不交一言徃徃舊識故知之所不若也如某之於貫之者乎相距萬里行理之問無時不至孳孳矻矻先民是程靡有二事他日直道犯患奉身去國嘗使人勞諸江介且端其返也手書言報尚期有以相觀相切以共圖至善之歸也庸詎知其不復一見一言而卒以喪返也藐藐昊天而遂愬於斯世也幸生濫貴視人罔極者天畀矜之弗敢傷也正道直學將以康時否而濟人窮也何辜



于天而奪之爾取也民今方殆匪賢弗又道喪俗薄  
匪學弗經而又弱一介焉近憂遐感鬱其未熬豈惟  
哀吾之私也

代開三兄同諸弟哭叔母文

嗚呼自喪我諸父于今歷年茹荼然諸孤異氏同氣則  
我叔母實依黃芝紫蘭膏潤風雨越茲茵褥亦彼餘  
滋謂將百年作鎮親尚晦明之不時以于常裕此亦  
膚理之微疾也曾謂赴車之成而以凶訟樓崩棟折  
門戶殄瘁嗚呼孤露果將疇依嗚呼其自今永無望  
矣夫悼心失圖靡所底告將誠沃酹言不能文

哭樊李二表嫂文

維兩嫂氏收華茂年溲其寒堂未返玄宅疇啓龜兆  
於今告猶適丁斯時以與凶會兩兄銜恤屬茲憤廬  
諸幼滿前亦各念母前號後踊創鉅痛仍行道之人  
徃徃為之失涕矧伊同氣儼在衰經者乎望旒容車  
明當歸窆將誠沃酹庶或饗食之庶或饗食之

哭薛秘書文

嗚呼充物兩儀皆我同氣厚薄感殊正衰習異傑魁  
如公蓋亦無幾敏世所怯敢人所畏天方夢奠久亦  
憤憤蟲飛而朝會盈而退暗不鳴仗窳不供事而於  
斯時造辟陳誼事勢若茲今罔收旣灾異若茲亦罔  
收畏何恃不恐幸可常耳帝為噤噓曰御言是又言



陵木爲風所壞此豈小變恬不知恠帝爲斂容天幸  
敢恃特公卿者苟若而已公復開陳紀綱未治庶政  
未立恃幸收致帝乃太息他人不爾同列厚顏大官  
羞泚公名以起而禍此始公之斯言爲社稷計而於  
公卿亦職有利不是之思方茂爾收舍爾當事維斯  
昏忌嗚呼百人所指幸生濫貴欲其生者乃以窮死  
是關天運匪公之爲我拘官常歛不撫殭思利劫埋也今我銜  
恤空不臨隧歲路猶崢嶸山澤多瘁我憂方殷公則已矣

哭將作張少監從祖文

嗚呼上下千百載前言徃行舊章故典於其成敗得  
喪如生其時爲其人以泣其事也今有如公者乎蕭

哭文九

然一室圖史左右蓋世所謂可慕可說可憐可愕之  
事舉不足以易其係公文有如公者乎昔在嘉泰開  
禧之間其無似階緣薄伎倍廁周行不四三年而蜀  
人之更迭出入者不下十七八人其始終同省者惟  
公與參與李公及夕郎許公爾今十七八人之僅  
存者乃獨李許二公與吏部范公而餘皆下世矣  
矧三公者方以祠官之祿里居而某越在哀梵死亡  
無日撫人物之牢落感世道之惜愀於公之葬寧不  
使我齟嘆而啜泣乎每朝會無白首大儒可備顧問  
昔人以為深憂然則一哀之涕非特爲公出也

哭許侍郎奕文



嗚呼射策應書寧多高第名不擗行榮不蓋愧充曹  
物省孰匪近待啗不鳴仗竅不供使聳善扶誼如公  
亡幾不矜於譽不怵於毀始僕與公同堂並時權門  
翁霍我宇高邃然僕猶謂此常分爾尋遽起居遂陟  
顯美以郎從官爲中給事有臣次山王社是泣杜晚  
錫節高止廉使自曹向吳章鄭鄭氏以元舅封以后  
父貴至于孟韓已擗前比矧茲后兄重謂異禮屬于  
縉緹昏稽腹誅公獨誦言成命已出去声次山即辭請  
遂其志朝奏九重夕遠萬里人爲公危公甘如薺  
瀘遂沈庸往釐東梓垣躄恤隱罔末弗理會有介狄  
阻兵負鄙莫肯念亂旨爲蒙蔽有告于公狄執孔邇

卷之九十一

九

公曰吾嘗畏朝有位吾而不言謹告君父迺爲奏  
書道所以故藉令過實全聽公耳魏高平侯文靖公  
李數白四方盜賊灾異是卷美書有公昔一意數不加  
罪一已見忌况嗾使者遽加搏噬嗚呼危言直道婉  
懲收伎天則不然惟善是託胡亦夢夢崇降疾厲然  
猶庶幾天欲平治則罔戢良以勸善類終於夢夢公  
疾不起今年之春秋難滋熾腹敗枝披外訐內制遂  
使有位以公懲艾坐視生人肝腦塗地吾相或知吾  
君則未是孰使然天實爲此一二年來頻喪吉士欲  
其生者率以忠死百人所指則又於世吾罔收勸惡  
罔收畏是關天運匪公之爲僕方在楚矧得公謹嘗



欲往吊屬有疆吏告警予我中路而廢盡傷未整憂  
結交至匪私憂傷言路榛閉將使狄難未有止戾公  
知不知我生靡屆

哭史孟傳守道文

自得孟傳三二十年破表敗履斷簡殘編嘿坐兀兀  
疾書翩翩不見喜愠如一日然科舉之弊淺末相公  
昧於一慚求容取奸維此孟傳雖有弗挺雖亦逾美  
雖窮益堅捭斯初心脫棄俗攀寧少範御班其屯遭  
不以此獲獸禽立山謂終不逢忽一遇焉人曰是理  
可必者天屈信之度轉續相嬗彼一慚者祇足嘆憐  
人方交稱君已疾顛然則慚者為是此者為賢御不  
必範屯不必班不然則窮搜歷覽細大不捐荷重揭  
責神降之愆我不敢知獨傷孟傳進不盈寸復推而  
旋寧其不逢壽命之延嗚呼哀哉

代南叔諸兄作先叔母大祥祭文

嗚呼昔喪五及父無母疇依母今云亡愀又三載慟彼  
泉戶凄其寒屋昊天孔昭我恤靡至大義攸制喪期  
有終勉即先廬祇薦祥事居處維舊杯圈如新藐然  
諸孤傷是遺體莫養于下不如無生嗚呼哀哉嗚呼  
哀哉

哭先叔母文

嗚呼陰陽之相嬗物化之循環此亦天運之常然而



街恤以來有獨其前則動心惕志擢賢傷所悽霜也  
沐露跼地而踏天非造化之運獨有異於間者之三  
年也昔喪叔父不自意全十年之間猶有母憐今涉  
此而誰念上堂則無人焉悼昔養之不終愴前懼之  
莫旅歲孤蹤其無依紛遐感其相公哀無窮而禮有  
制服雖改而情不遠縱體受敬身或能圖酬於未死  
而伶俜孤露亦何羨乎又生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哭張宣義文

嗚呼同及異諸友親在者幾我免心喪而哭夫子我往  
乘傳使于遂州君來過我言汎其流曰從吾兒于帝  
之里雪髮蓬舟我拜我起學襲之子有聞于朝清德  
祭文 文九十一  
肅軫垂轡揚鑣胡不百年以求終養東征不復歸從  
西上我承王命來枋藩珪望旌容車亦言還歸往而  
無從矢詞備奠為其如昔顧我明薦

哭宗三弟文

嗚呼天禍我家乃至此夫自諸父淪喪中外弟兄  
依為命脫喪未幾淳甫兄全我而去今僅八閱月外  
弟亦相從于九原藹是餘息亦何羨於父生也諱音  
來既舉室號慟乃挈孥累並走蕭寺為位而哭神亦  
有知以歆余薦乎否也

哭楊通判中之文

曩余攝守武信會君為長于屬邑精養而沈密寬平



而剛特令又聯事于漢我誓我導我扶我助方副車  
之來上胡六月而遽息嗚呼屈信聚散雖物之常則  
然父不哭子是謂順德忍使八十之親而至此極也  
善人之報嗟亦可謂極矣表麻之事所得為者不敢  
不盡力雖然其惡足以為余心之傷盡也

哭表嫂李氏文

嗚呼向氣諸兄早喪其儻歸然獨存維仲嫂氏矧余  
兄弟南生世幼拜年餘四十登太常第浮湛黃綬終養  
莫遂遭罹若此僅綴息視以訖免喪強從祿仕三十  
年間嫂亦勞勩然幸有子有婦有婿女既宜家男將  
生子慶歲年生僅此少慰胡寧未哺哉泉手地只家  
赴我嗚呼但生流為位而哭借我婦穉穉詞往奠不遠  
千里不知余兄何以慰意嗚呼哀哉

哭宣撫安少保丙文

嗚呼天上方憐民靡有臻金戎假息銀夏誰憐蓬蒙  
稱幣青黃歎庭襟順裏駭動酋孰真內憂外重孰撫  
孰寧何恃不恐福于王明其明維何鎮梁福荆英英  
安公筆筆萃產仁仁之云亡志士失教海曾未數月亦  
隕星同詔並時猶懼國輕又弱一人天威孔類昔歲  
單閼鴟義益人有任者哲有濱者豨哀以葛蔓毒赤子  
昏醒公惟無出大斃再清胡不收馬士不弄兵赤子  
晏眠婦織男耕頑公未至川膝谷腥視今年春淮甸



震驚掀斲拔黃此烏可泯如千文松礫何翰困雖多  
節目可任棟楹公今已矣事變日新豈終無才如公  
英英揚練軍事究請戎情回翔西鄙幾四丁春則匪  
驟致積習以成鉅甬摘伏隱戶罷征閉門謝質保境  
息民圖惟賴終以遜名卿公則奚憾我憂方殷汎汎  
舟流渺未有程天命難謀人心孔填一哀之涕匪蜀  
父兄

### 哭劉閣學

嗚呼天下達尊曰爵德靈 君子三樂父母克己有子  
教育無事作愧雖則云然彼事與位與倫與教命有  
微制無德居一唯權其二有一愧作三樂弗遂乃知

祭文

九十一

十三

古今惟命惟義命乃在天義則由己矧如公者樂極  
尊備俯仰裕如維今鮮儷今春與公嘗論是理公荅  
曰然吾庶幾此丁翁造朝道出渝水公不我忘以言  
追遺相與共觀虞侯仲易嘆公聲畫氣老神邃俄以  
書來江陵告我謂公疾聞凶音已巨我率親朋荆梓  
故吏為位相向歎哭復止猶謂傳聞或與實戾日夕  
地遥前聞狎至無江長號奪我人瑞尊有不磨樂則  
永已何恃弗恐惟今之世鉅人長德為國元氣苟尚  
有存擬間中外如土在 山餘獨勞漑奄其若斯夫忌  
方憐天匪公憐宛宛赤子行邁靡非禁舟流莫屆公惟  
不知則亦已矣久氣未殄幽明一致歲晏風寒江四



山瘁悵悵獨立靡所止戾嗚呼公乎母我躬棄尚  
如平生陰輔吾志

哭李參政壁文

五月辛酉哭後溪翁六月甲午而又哭公者德宿齒  
欲見無從風流文獻罔以考終岷嶓之西邦瘁國空  
華英降才曷其有窮豈無後出可配前蹤獨嗟人物  
如千丈松培埴崇長非一日功自文簡氏才識清通  
下涉震初上窮帝鴻難搜不遺匪末藉藉公生其間  
重災質融上下千載挺其遺風入參天緯地力劬躬  
人謂斯人三出勿庸晦明之愆以離鞠凶其在于今  
夏端帽逢露露赤子鼎分諸戎兼收衆建猶憶弗充  
日昏月零天其夢夢知如子翁卓荷獎崇今年造朝  
道謝故封公已得疾體瘵力慵猶能三日燕豆歌鍾  
感新道舊慷慨發衷孰知此觴永矣無同於傳顧景  
于江東城浚書詞以寄哀悃

哭國學葉侍郎適文

嗚呼合散消息陰陽之分奚獨於公感深涕噴匪傷  
吾私我意孔毅舟流莫屆行邁靡臻匪學弗濟匪手  
弗義苟尚有存毋問中外如紫玉如玉在山木石  
何知枯潤所關公居海濱矣與人寧海內同氣跡為  
蔡穎門墻孤峻基宇濶深披剝傳注貫融古今東南  
諸老收聲戩景軒裳新竹公力未慙前年為詩寄我



鶴山去年貽書喜我東還精神風采英晤踴軼言論  
風指間見層出迨我造朝公詩未賡公書未報公  
體不平然猶私謂人畸天耦天如有意則俾厚胡  
然藐藐不吊我師三朝舊人所存幾誰年開八秩不  
爲天蹙天隲斯文寧有絕續獨嗟入物如千丈松封  
植培養匪一旦功日零月替世道收繫公知不知我  
未有屆

哭王常博萬

嗚呼權凶既殞聖斷日新吾謂曼里必被選掄將與  
同德之彥扶危持傾以又我民而止於斯吾將以誰  
評和曼里風稟良質慮淡氣醇居中則引義以廟上

卷五十一

十五

補外則節用而愛人蓋莠隱之讎而忠信之論小人  
之忌而君子之親積氛未靖公屈弗信厥既靖之而  
殞厥身然則屈伸之感天邪人和或開之先或推而  
旋或輓而前或担之顛謂天佑善苟亦無然臨風一  
慟有淚如泉爲時數感匪私其親

哭楊尚書

汝明

嗚呼天之生材其幾何季自拱把而合抱人疇賴之  
以持危扶顛而吾鄙之中又弱一个焉惟公道廣而  
猷邁氣和而慮純進而著定出而蕃宣有言以見于  
世有德以及乎人敷歷中外餘四十春紛內燬之相  
仍眇事幾其無垠莫又匪賢莫輩匪天而白首書文



之士如月星之麗晨公又棄去吾將誰親二十五季之交至於渡瀘又相後先方行理之踵問忽訃竟之墮前合散消息雖陰陽之常分而風舟沸鼎之中吾獨伶俜其可憐北巖之趾廬峯之顛與公舊寮及其吏民爲位而哭瘋憂酸卒歛涕爲書又以告于有神

哭高嘉定志叔

嗚呼吾奚萬里百有餘日而又哭公云如何盡世之論士或以科目或以官職吾觀萬里邑小而迫然士生其間者非無科目之患名之浮於實實非無官職之憂位之溢於德如公之賢才名才名四十年仕官八千石此白屋之所甚榮而公退然無於已于彭水不五十一二嘉悼志之不行則懼去之不疾行其心之所安循乎理之獨得無苛取於斯世無厚望於造物胡亦奪之爾亟其藩絃所縻吊誘未及辭以矢哀不覺涕泗之橫臆也

哭虞仲易提刑

維寶慶三年冬十一月戊子追降朝請郎靖州居住魏其謹遣家隸明冲以酒脯庶羞之奠告于故其官虞公而系以詞曰天之方濟民罔攸旣言所當言而人疑其奉變爲所當爲而人謂其軋已恐說相師貪暴寡取苟一日之安則有一日之肆腹敗枝披內訌外掬此何時也而越秦之相視學之不講其流禍乃



至是若仲易父則天生是人以擬緩急之備者也昔  
在先正唱明大誼風流文獻子孫是似公生其間培  
以父祖詩書之澤開以宇宙清明之氣瀚以師友道  
義之淵養以世故更嘗之味志足以充其學才足以  
達其志其尤著者陽安守禦之績夔峽保伍之利迨  
乎梁洋之間比隣節授又軍政之收寄莫不民譽歲  
入已十餘萬討此在經濟之曾僅陳其一二而驚愚  
駭俗已無所容其身於斯世滄江之濱習湖之涘順  
剝而遂困碩寔而亨否渺世紛其無垠屹金石而獨  
止使得若人參諸宇內何難之弗濟而又弱一个焉  
嗟善人之難立而正理之果不可恃也合散消息陰  
陽之常分公全而歸則亦已矣而悠悠斯人莫常安  
處撫事懷人涕筆俱下嗚呼哀哉

哭茂叔兄

維本月日具位魏某收家記伏聞謙四宣教表兄訃  
音謹率妻孥就本州威德寺為位而哭而系之以詞  
曰嗟嗟吾兄而殞厥身勤約以處已畏謹以得親友  
愛著于兄弟而恩意浹乎鄉隣博聞多識不溺志於  
詞采正色直道不受變於遭述嘿坐兀兀疾書翩翩  
雖疾逾美雖誘弗挺同乞之倫類為世用而兄不一  
遇焉藉曰得失有命觀不可少假之季乎去季之秋  
手書諄諄謂苦脹疾艱於屈伸旋聞入冬疾已少痊



而相望數千里然莫能以釋然亦謂以半生之坎壈  
豈不能留數歲之遷延胡爲凶問忽墮乎前猶奉斯  
得聞諸路人而彭門亦以書來此宜得諸族姻驚惶  
失據其夢其信藝是羈窮五溪之頻疾不問膳藥之  
齊死不陪哭位之聯蠻荒一慟涕淚撒泉

哭張義立提刑郎中

維年月日且位魏某謹以襚奠敢昭告于提刑郎中  
年兄張公之靈嗚呼聚散詘信陰陽之常理忽然爲  
人以立乎兩間亦安能疑立而獨止惟是非止之  
辯著乎人心閱千載而靡已吾友義立雋厲踔偉不  
可徑而造如斷山絕壁無所麗而立如喬松鉅梓州

西卷卷之二十一

一八

符使節所居稱治此特義立之發諸事者而事親之  
實德事君之誠意則可以貫金石監天地雖不幸中  
身亦庶幾盡其道而死平生之交越在荆鄙義立之  
喪其母以殞其身也曾不得尺書曼之赴比其知之則  
已易負而從祭緘詞萬哀無廢友紀紛內嘆之相仍  
耿遐憂其未弭嗟生人之靡屆嗟逝者之不可起嗚  
呼哀哉尚饗

哭張大監

維奉月日臨卽魏某謹以襚奠昭告于其官友兄張  
公之靈嗚呼二乞之運有詘有信有闔而無開乎如  
吾行父君爲一斥而不復長往而不來也自豫公雍



公以儒學領大闡維師魏公以篤誠佐中興世濟猷  
念則有宣公之學識端明之器業是箕裘是承宣失其  
傳淳粹緣緒端明有子維吾行父閱變久而擇善明  
徙義速而在德固耻貪得而苟容或違律而棄度獨  
正色而盡言雖九死而不懼建紹乾淳之風烈猶庶  
幾其是似方電激而雷轟倏風號而雨止民之無儀  
不容于位民之靡屈溢其永已嗚呼載之以岷峨之  
靈培之以雍魏之澤開之若是而傳之若是然則善  
人之世亦有時而不可恃和楚山蒼蒼湘水洋洋逝  
長風而永號邈千里其相望嗚呼行父其尚予直率

哭叙州弟

卷之六十一

五

嗚呼昔在我大父有子七人以其一以後高氏自諸  
父即世二家兄弟相依以生今其僅存者高氏六千  
石而魏氏之從惟予與汝予仕王朝得罪南遷汝  
貳成都汝守簡守敘行理之閒歲時不絕知汝盡瘁  
民事宣昭令猶奮身戎行緩靖王略汝德日懋予心  
實寧上恩虎鴻俾予以故官還里汝數奏記予問  
道所從出訖于十月之望手書高厯歷也穢舟輿  
忽手凶問長號永嘆幾不能生嗚呼予將誰望矣乎  
汝之齒少於子女之自持其身則瘡於予而汝猶不  
可恃乎我祖父辛勤立家嗚呼其自今誰與共守孤  
穉滿室自悼至壯誰其字之而教誨之乎汝弟有立



志紹聞名德學脩行明仕于州縣忱謹肅括所至稱  
治今而止於是乎是豈惟天禍我家方時多故匪才  
弗又而又弱一个凡在善類不汝盡傷乎道阻且脩  
寇戎爲梗撫棺一慟悠悠其何期乎銜哀矣詞間道  
馳使以諭諸殯廟黨賴我先靈數旬之間得及其田  
里則尚與其二三孤圖所以送汝終事凡汝欲爲而  
未及者予尚有辭于責乎嗚呼哀哉尚鑒茲乎尚饗  
茲乎

### 哭郭興元

嗚呼自棄捐邊關海盜延敵而毀封破域矣削弱監  
牧專利委責而闕牆闔室矣全猶事虜飲欺茹詐而

祭文九十一

十

堂皇四關矣有功弗賞有善弗納卒叛弗戮將驕弗  
戢而龜玉毀于篋櫃龍蛇生于几席矣於是公受任  
於多故之餘挺身於羣疑之側矣衆苦禍於公年而  
公持危於一日衆投戈於散地而公纓冠於同室矣  
既幸生之不忍則一死之自郵矣自靖自獻雖爲臣  
之常分而言不已從事不已出則一死之奚益矣我  
生不辰離郵蹈紉南遷來友則公之逝竟邈不可即  
矣悠悠斯世靡有夷屆而公賡忠原安矣一奠爲哀  
何嗟及矣何嗟及矣尚享

### 哭楊季穆知縣

傷哉穆乎命何促乎豈民之無祿乎何遇人之不淑



乎僦明開亮生不篤乎修潔博裕行不得乎何開之  
大而成之慶乎何予之難而律之遠乎夫連其法吾  
將以誰告乎傷哉穆乎傷哉穆乎生芻束其人如  
玉嗚呼吾猶有均乎於爾似爾續矣乎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卷之九十一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九十二

挽詩

任宜人

家聲門九戟庭秀樹三株  
閭閻閉金燧林風瑩玉壺  
未經親絳慢何遽作黃壚  
凝睇兩竿竹醇情一束芻

支大監

四海李南紀蚤從山斗韓  
恥擔兵部米寧着大夫冠  
人豈更金筆夫頌白玉棺  
平生一厚字千古薄夫寬

嘉興張寺丞

壯氣凜橫秋如何老作州  
有兒官左城無地辦菟裘  
木落湖陰暝書灑塞外秋  
佳城千古恨樹靜晚風遒

韓主簿

韓主簿

當年門列三株樹馬足駸駸  
桐木韓誰謂平生滄雪  
事始名盤古榜中看不趨  
益守杜國輔醉伴鄰翁主  
慶源一代風流蓋棺了空  
餘翁仲慘青原

馮校書

高志崢嶸局九州直從人表  
著先登壽青囊書在鬼神  
泣黃絹辭高冰雪羞槐里  
但知於折角蘭臺無復問  
長頭玉棺夜入青雲去山  
是人非白鶴愁

丹稜楊子金

諱城其子經字正父

氣象古君子行狀淵源朝大夫  
里門車下澤客舍馬  
青芻霜栢寒逾勁庭荆老  
不枯只愁兒及補不及見



飛鳥子經為

揚經母范氏

大父生逢世嚴君死守城尊章全急義姊姒得賢名  
夫子行無玷男兒學有成典刑今已矣風雨送紅旌

于眉州真

士為謀身地有足人於囂訟鼠無牙獄書一落于公  
手不識從來豪大家

南浦冬陰翻手雨溢江春漲打頭風垂逢命耳吾何  
戚贏得三州桃李叢

老鴈長雲橫蜀道歸鷓落日倚江城摩娑少日生詞  
記忍聽虞歌在露聲

換詩九十二

賜冠帔楊氏

宿筵遵秩秩宗室被袿袿琴瑟鷄鳴御山河象服宜  
六珈不借老兩髭誓維儀一代賢公子堂堂鎮總帷  
嚴霜六月降老幹四時春事閱三朝舊年開九表新  
母孫相與命輩行獨斯人蹇我幽憂久傷心倍等倫

李參政壁夫人張氏

澗谿蘋采采夙夜被袿袿琴瑟鷄鳴御山河象服宜  
西悲零雨日南望殷雷時彤管今猶美歸蕙不及貽  
銜命龍荒日危機呼吸聞內言知勉正時事迄多難  
誤國頭顱去和戎使節還至今為厲梗撫事不勝潛

王寶謨勳



寧懷會稽綴不遺帝城書仕止四千石年開八世初  
傾國除旱魃防岸免民魚欲識恩田廣街定到小脊  
灑江較夜泣柳朝鶴秋飛零露傷蘭穎凄風撼玉徽  
君蒿恍兮惚精爽是邪非豈必存亡問吾知全以歸  
昔我仕龜城猶能友寧馨曾記曾酬別酒俄遽隔泉荷  
頃刻成三世妻京隔九嶽竟兮誰與作吾友許公銘

郭宣教

趨義古君子舜榮真丈夫里門車下澤李麟傳呼  
霜相寒逾勁庭荆老不枯與刑今已矣空木嘆焉烏

蟠螭孫通直

趨義古君子舜榮真丈夫澤車欵段馬古錦小奚奴

推詩 九二

老樹繁蒼幹脩庭擁碧梧發潛無管筆斜月照龜跡

何所君

博文前成都人叙判應龍之父一推  
龍赴室宗至中冰而博文死

林泉閒富貴練素老功夫晚年著古樹繁亦蒼幹修庭

擁碧梧只安車下澤不修騎傳呼車車成都道還家  
日未晡

橐裝衣隨寶劍將水過荆州世事雲翻于客程風打頭  
空回剡溪棹莫挽海山舟欲報何嗟及堂堂闕一丘

袁參政詠友

奕奕萬夫望才名四十霜重來陪講幄三入位文昌  
地關南聽峻博重首折行脩途日未旰弭節復相羊  
老且蒼晨星似公胡不憇留竟成青鳩去蒼夜赤松游



時事方欹枕天年不到頭  
獨餘經在笥  
公侯生世恨不蚤  
庚申始識公  
象衣垂綵好  
內綵城萬長  
珮奏瓊  
龍幸其台  
蠅依驥  
居然燕  
背鴻靈  
輻送無路  
決灑雲  
長溪風

樂府君 村

緜緜迂活計  
羸羸老功夫  
月暗烏聲迫  
霜寒鴈影孤  
江靈知孝子  
天賦厚老庸  
贖復多沾丐  
于今道未脛  
大雅云亡久  
流風尚典刑  
賦登司馬室  
詩授伯夷庭  
不及瞻郎罷  
猶能識蓋聲  
無聲書琬琰  
敢齒黎邑銘

趙廣安 旦

蚤忘周程學  
期闕孔孟心  
人知行馬貴  
我愛隙駒陰

批詩九二

四

秋樹葉蒼蒼  
軒窗空登翠  
翠岑一生且  
事業造物作  
知音星隕南昌  
日暮鳴蜀道  
時孝誠移地  
軸忠淡灑天  
涯盡已皇它  
恤求仁不復  
疑衛公精爽  
在足尉九原  
思珪組曾分  
寄經綸未究  
才真心求已  
事真氣養交  
胎月逐中河  
落蘭先白露  
推若人嗟不  
淑天意謂何  
哉

誰修職

風高鴻影隻  
秋迴鷗飛雙  
桐帽人老  
且首綸封  
澤駿看歐書  
胃肆力古  
調罕同腔  
且空碑銘  
識無從親  
扣撞

韓少謨

早年其家氣  
蓋原中晚  
歲頽然一  
病翁負許  
才藝竟何  
事有皇上帝  
豈其夢



擄鞍新息困壺頭款段何如弟少游馬革裹屍吾願  
足不然肯向死前休  
鏡裏孤鸞背影籠庭前玉樹向人稀尚思別我成都  
去忍聽虞歌薤露歸

郭孺人

一性根原匪自今厲生異甚理難尋二丁有四因思  
日而生  
出腹恩難稱不恤傷膚念極深雷殷饑腸旋歛鬻春  
温好語解移陰草堂命服蕃孫子天報還渠一片心

陳隱君

新息亡人過關西畏已知袖無漫滅刺鮮在亡辭  
庭下荆三樹墳前挂一枝堂堂風木恨掩淚讀邕碑

九一

五

宇文瀘州二首

篤信率違俗質行引近名室無官燭淚苞有甌塵生  
吏不知斲卒家母役吏兵茲猶餘事耳徹底是真清  
風整昂脩棘霜空變翠峯介然疑苦硬行處獨從容  
不忝南軒嗣奚慚北學宗巫陽招不復暖驥日高春

陳總領二首

士處宴安日咸歆節誼名范陽徒爾怵河朔莽然平  
僅識淺利害惡知真重輕開禧忠義傳吾得在魯叟卿  
舉頭西日遠蒲扇北塵汗病已關心腹吾何愛髮膚  
變名逃越難微服過商都忽復天開霽依然只故吾  
聞詔彈冠日頽然秃髮鬚翁當有百鈞重卷袂兩拳空



既上供軍取方修給餼功大鈞那可問曾不惹留公

潼川孫監粉

平地九折坂通天一片心寧甘門骯髒不與俗浮沉  
方授縱橫對忍聞虞殞音平都秋月白精爽伴玉陰

辛於豐都山

廖巴州

區區白屋一生酸落落朱蟠兩鬢質班篆水秋成蒼氏  
富字江春暖玉人間二千石祿人常有九表年華夫  
所慳手種芝蘭香滿室空室歸去住青山

王處士

槿籬山下屋桐帽水邊村遺子方寸地傳家北音三

乃一絕詩

一六

四三言芳蔭生夕秀衰柳帶秋昏千古堂堂恨青雲落  
浚痕

史制幹晦甫

菑川元自屬公孫竟策詞場第一勳理有是非寧撓  
奪官無大小只憂勤紛紛白地皆灘瀨詒謫青天亡  
片雲滿腹詩書竟何用泉臺曖曖日西曛

崇慶通判楊君光

長珮高冠集翠裾華途落落僅題輿官無小大皆行  
已理有是非寧問渠賦似長揚猶悔作材如雄劍獨  
藏餘方相掩浹催歸去遺堇禾空存子政書

羅承事



人為浮名若挂鈎夫君知命獨休休寒鳥落日風林  
晚老鴈長雲夜堂秋寶劍裝留松影裏黃金鑿在架  
籤頭便隨丹旌堂堂去宰木號寒起伏牛

張隆州補

行馬門闌宰胃魏高冠長珮獨委蛇紫微自有由必  
學太史還從從祖知靜嘿無非蒙力處功夫全在不  
欺時故家遺俗家多其甚否聽真歌薤露悲

計夷士

我之外王父早歲識殷州落落雙蓬鬢蕭蕭一袖裘  
天時四不出人事百無憂事業雖亡試全歸陶一丘

致政宋君

不飽詩九十一

七

窻寒研冷一生酸坎止流行百念寬劍騎已荒江岸  
草簡編歸伴室中蘭孰衰孰覺從渠看真是真非只  
我觀掩淚方相人已矣廣平遺錄僅留殘

楊隆慶

夜雨撼離渠春風載畢通畏途拙夢壯志東長湖  
如此奇男子終於朝大夫鮮原十字誅賴有少公蘇

孫夫人

莊重知為女寬和解相夫母慈均衆子婦道盡皇姑  
春日鳴搏黍秋風撼畢通尚逢彤管筆宿草即龜跗

程節推

入官當是學優時政學尤知念昨非黼賞剖半真識



變寶刀佩信解知幾人謀是處雖同好天理當然識  
者希身處重望三尸無一愧死能如此庶全歸

從事郎致仕史 天應

人為浮名若掛鈎夫君知命獨休休東都門外蚤辭  
祿四峴山前不入州告第書歸泉壤衣蒲贏金在架  
籤頭豈肯年勇退稱三老此老胡寧不整留

雅州教授杜君侑

衣冠不但數城南百世詩書味孔甘夜半辭金知畏  
四璞中有玉剛寧三窟情本與秋俱薄祓夢每驚春  
未酣已矣參軍誰喜愠一被綠不鎮函函

成都教授史君 澗

挽詩九十一

八

搗乾迂事業講授老功夫日暮烏聲急山空鶴影孤  
高譚霜皎察及物兩照蘇已矣公何憾于今道未臞

楊夫人 師復之姊

行應珩瑣女子師薦修藉藻深大夫妻禮門摠是行持  
地宜海元非愛欲泥翟翟在相傳猶白鳳鴉雛可伏勝  
黃雞柳州念妹嗟何及今德音章銀筆題

楊修撰 虞仲

早辭天子詔晚挂大夫車文雅三朝舊風流二祖餘  
眼前甲乙石曾次丙丁書自古誰無死前休得似渠  
東都方枕奠方鎮尚根盤不得裴中之誰承田季安  
或後行間外聲績在朝端猶使江陽隸聞風亦嘆美



玉樹擎雙幹靈椿老一株林泉閱富貴屋漏靜功夫  
靖節自為傳耆英還有圖碑材徒鎮石此墓不須設

宇文樞密

人物眇然甚天胡不慙公北風鳴檝檝西火亂蓬蓬  
襄鄂誰尊守閩江淮孰撥戎是應當饋漢曩曩日鎮江功  
夷攷公言行真成肅愍孫星樞繩懿武月殿姬隆恩  
契闊成三世淒涼隔九原壯夫襟上淚併為兩師垣

唐昌文賁文

童範菴於切切葉露華濃不忝家聲得似公休息生靈  
牙頰裏轉移事變如譚中却將仕官四千石換取寬  
閒五百弓歲路今歸仙壽里春來原上紙錢風

通直郎史君子震

疊疊南陔意孜孜北學宗片言銷巧詆三語劇宗壙  
正喜雲隨步後鷺日下春樓前半輪月仗舊桂長松

劉少監靖之

端重咄浮俗深沈燭事幾上天陪將相宥地營樞機  
反告言猶在朝回事已非空貽郎罷嘆不見子行歸  
天子龍飛日東征與子同俄將滿舡月換却打頭風  
志尚觀其始規模識所終人才眇然甚胡不慙遺公

游監丞仲鴻

論激回天力身開夾日劬危言起平勃燕膽落任文  
淚灑衡山月神淒蜀嶺雲若微劉柱史千古隄清芬



冰至人猶玩波類力不支搖搖路旁梗炯炯日中葵  
學道長身健愛時兩鬢蒼然竟搖天老眼昇豈盡覽

張運判

之母呂宜人

昔在傷皇辟子行猶不歸瘞居言有則喪事禮無違  
軻母三遷教萊兒七十衣至今霜月夜松竹帶芳徽  
錦鄉聞日月象服儼山河富貴吾無羨平友爾幾何  
相依在歲晚不競得天多欲報無終極悲風振葉我

高承事

長身拘矮屋雅志壓華顛已矣寧非命荷其尚有傳  
飽餐廣文飯不擊陸侯鮮惜也文明縣耆英欠此賢

承事嘗夢異人謂蒲江為文明縣故云

八  
一  
九  
一  
一

家涪陵

聞風唐御史得意古周官治郡當如霸閒居略似潘  
慈庭春後寂書幌夜深寒漫有一區宅傳家地自寬

羅監廟

春風濯濯秀階庭歲晚悠然物外身不把簪纓傷野  
趣肯迂劍騎拂天真種成墳上一枝桂空老堂前百  
歲椿鄉里善人今已矣龍門送客一酸辛

馬少卿

重葩殫葉處華濃不忝家聲得似公言行端和今世  
措貌心醇質古人風直將趨走二三節換取寬閒五  
百弓如此名卿緣手畫同時更送竹溪翁

費參政葬于竹溪山故云



鼎鼎誰無字人問畫錦難秋風三徑老夜雨兩峯寒  
有志時看劍無心晚據鞍行藏付千載友愛覆要人看  
黨論危疑日幾微細補縫平舟行浪穩暖氣拆冰融  
風雨千間屋酸鹹一鼎養人才關國本誰念昔培封  
曲突有危慮拉階無隱情揮戈羣咏害斷鞅一精誠  
斬錯終何補征遼禍已成惟公獨知我勸王不言兵

虞萬州剛簡妻趙安人 二首

婦言加婦德公子嫁公孫滄泊於心慊祛紛華入耳  
煩晉秦稱匹國韓姑爛盈門乃與其夫子十年江村  
江上有何樂蕭然吾亦志午眠春寂歷晚步水滄浪

挽詩九十一

十一

倦去推門入次來索酒嘗清風那復見江關莫雲長

樊仲恂母太碩人李氏

梁君遯世借妻蓋崔母祈天為婦唐身是六朝人物  
舊眼看三世子孫昌人知翁翁味方雋誰識耽耽意  
取長猶恨年齡不滿百僅成三萬五千場

范聖問 子郊之母孺人史氏 是中無一物快活

是中無一物快活不容言以此行州里留之遺子孫  
寒泉鴻鴈影落日鳳皇原三復幽堂誌夫人不死存

江州司馬安君燠

當年風雨脊令原共劫手兒靈奏凱旋弄破峨眉山月  
影情殺溢浦秋花解浮雲都似夢中覺妙句猶於身



後傳腸斷美人湘水隔鴻鴻寄淚識新阡

李懷安 嘉木

鄉邑賴著龜 中 天胡不憖遺與人交樂易處事  
平夷甚矣吾常者傷哉今已而撫時懷收守忍淚讀

劉碑

張隱君 才叔

觸事無非學非儒果誤身體中識天地筆底定君臣  
安樂堂前月希夷枕上春 二語皆 是應家有子不止活  
千人

臨邛張夫人之葬其既先事為之識 龜 今白  
月有時而其隙在表經義不獲往弔又不

能為文以侑虞殯命兒冲代賦

能為文以侑虞殯命兒冲代賦

殯葉重葩兩大門只憑道義我世昏姻養成氣質為  
芷發見儀容竹有筠自是子能為國士何須女必嫁  
官人世衰俗薄昏成市三復碑銘憤滿巾

黃夫人之葬其新有喪不得為文以侑虞殯

命兒冲代賦

夫人心事與天謀錢鏰功夫歲晚收結鞠聲中春滿  
羽葉通枝裏月橫秋將離欲上空回首自食羔才廿不  
到頭况是我翁方念母兩鄉風雨一般愁

成都杜五一府君之葬其新有喪不得為文  
以侑虞殯命兒冲代賦



尚記維川死今年公琴聲辭夜月書葉卧春風  
兒女數行淚親朋十九空我翁方念母忍淚課兒冲

吳府君漢目

人誇罵賊與尊君我看閑家與事兄更識為人謀實  
實便知處已事分明夜懸殘夢驚離照二十日風  
壑哀號鳥失聲從此長寧鄉下路兩山明月一般情

史宜人

勉夫惟有義為舅可無生不是多聞識那知其重輕  
子從觀處化身在吉中行况復無餘憾堂封勒表銘

家承事 昌時

崑火玉孚尹喬松之夏青塵沙吹海立風月半窓醒

適意問芒屨無心待屏星風流那復見食報在空馨

史致政公亮

口道先生易躬行君子難浮榮殘夢覺活計一般酸  
日晚烏聲急風高鴈影寒行藏付千載反覆要人看

王宜人

門譜誰誇郡姓強是家元自孝廉郎長來但識詩書  
貴老去不知簪珥香吏部生涯餅裏粟夫人宗事案  
中裝他年點檢挈菴葦寧愧歐公誌薛楊

李德邁

鳴嚶出谷邈難親斷鴈辭行不可羣論事期期籍在  
口逢人頷頷齒穿齧乾坤許闊猶有礙風雨滿前如



不聞腸斷天津邵夫子東籬掩映立孤雲

知崇慶府致政何君重固 二首

外監名父子元方難弟兄鶴空黃壤夢鴈續紫霄聲  
山遠玉無脛春多天有情至今溪上月猶傍碧梧明  
不把英雄數移為仕進媒邑黎群恠吠鼯婢亦驚猜  
且効功成退寧須與盡回芸芸終有謝贏得早歸來

任重慶沂孫

諸任方家交惜也天任君曲突人誰信扣關天不聞  
膽隨豪滿幹齒為憤穿齧莫挽泉臺恨周蕭咽澗雲

前利路運判冲佑李君嗣文 二首

篤謹寧違俗清淳不近名幾多岐上泣獨自吉中行

楊請九十一

十四

歲晚露沾草山空霜滿荆南溪後月夜的為誰明  
從素心知舊樞庭肺腑親不從呼爾食寧獨曳其輪  
吳子傑魁士黃公建蓋目所知非所厚亦足驗為人

李君平日最為楊端明所愛與費參政至親不蒙其力乃為吳德大黃文叔所愛

楊仲遠適

屬我銘先窀穸元符事益光十年黃壤夢再世短松岡  
樓外煮蒿集作樓臺閣前名節香元符吳鉤無處挂芻

束寄諸郎

程隱君

歲凶銜粟罄屋破褚衣單地寂鳥鳥樂天高鴻雁寒  
濱前晚生桂露下草催蘭只把存耕處令人反復看



通直致政姚君

薄

一生官偈不幾處獄平友夜雨滴歸思凱風吹淚  
竟令駒入夢莫盡柱銷冤點檢慈恩舊秋空幾斷魂

樂隱君

人畸天則偶俗隘我常優謾道玄憐驚氣成鵲避鳩  
寒驢花露曉孤鴈稻雲秋想見招魂曲人人說小游

許侍郎奕

杏園春接決蓬省夜分燈權相不吾以貴人惟子憎  
雖云殊爵均不愧交朋顧影追前事悠悠涕瀟瀟  
近事君知不玉心其莫與寧融風薄台望秋雨暗前星  
鴻集稻梁少虎嗥川谷腥人才關世道歛涕為公銘

杜詩九十二

十五

已卯年慶元府  
六月皇太子薨

峨眉主簿樂暉

尹心隨處驗琴樂切身看春味法匱曾臆秋河懸筆  
胡為鐵研弊纒脫紉袍酸天匪夢夢者吾於由也觀

高公權之母郭氏

婦道始衷終寧過三者從髮髮繼我特蓬首為誰容  
但識同心處寧拘異域封壇前兩溪水晝夜自溶溶

楊處士

丁年已分與時違便把書棚囑付兒我嶺秋寒千古  
息符谿春暖一筒詩彩雲來往吾何與草露消磨我  
自知含笑黃泉應不恨桂華猶有未開枝



教授致政李君

正仲

冠蓋在雲浮門前日夜流不為肝豫悔肯作沒恒羞  
科第聯五葉詩書閒一丘芸芸終有謝願得早歸休

魏撫幹

正仲

司姓又同外知君莫我深磨人三寸鐵行已四知金  
雪相敬手蒼餘霜鐘振曉音若人今在否撫事一沾襟

韓聖問

繪

貌寧遠俗規行不競時苦思頭沒膝勤誦涕垂頤  
州縣頻勸駕藩方營使眉飄零竟何益風雨脊令枝

黎州安撫趙公

正仲

不為軟語混光塵獨把剛腸敵世紛讀史功六頭沒

范詩九十二

十六

滕疾時風論齒穿齟齬烏反哺然遠志斷馬避行不  
作羣猶有寧馨傳素業為求佳傳貴丘墳

知廣安軍勾侯

突兀雙楠樹翹枝照及青春風吹潏潏秋雨立亭亭  
蟻夢迷符竹牛溲元屏簾但令根本在有苗媚階庭

知合州趙侯

烟榻古循吏寬和鄉善人鸞宮六老會月野四時春  
轉眼園松老驚心翠木新來遲傷杜牧賓主摠成塵

六老與山月樓  
三客今皆亡矣

家夫人

江鄉推甲乙家史自名門作配昔相友流風今尚存



三珠方秀媚雙劍忽飛騫丹旆蓮華路悲雲落日翻

知叙州史侯

便乘龍歲去吾鄙果何觀春味注眉曉秋河懸舌端  
仁心隨處見民事切身看十載外堂夢皆屏茁紫蘭

齊安郡向夫人

祥符名相裔元祐宰官孫展也晉秦匹闢其韓姑門  
世紛冰似冷壺範玉如温千古我眉月爭輝北客寬

蔡推官

用同之父母與伯父母並左史以其  
弟合為一

誌言其不析與事  
父母愛宗族等事

人生宇宙皆同氣况此根心貫一機安用有生衛父  
只愁無德報春輝在方春老傷何及樹靜風蹊願

唐詩九十二

七

意違更恨母慈臨訣日送送季後未成歸

馮夫人

解道先天易能哦擊壤詩只因居有習母謂女無儀  
在姆師後立從夫婦得次身春年尤尉意玉壻作門楣

費華文

七

二首

謹厚傳燕國寬和似蜀公材猷今世持論建古人風  
閱世心猶壯憂時鬢已翁芸芸今有盡歸去得全終  
三鳳齊飛日相期到白頭一丘生處樂萬事死前休  
風急啼鳥夜霜寒斷咽秋懷人竟何極緘淚寄西州

張運判

師學

烟隔漢循吏咨詢周使臣知心三坐主報國兩門人



綵繡方趨戶，絲麻已在身。至今寒食路，猶慕鎮如新。

李郎中道傳 二首

太息金泉守，西歸空好音。學琴求友意，懇懇愛君心。  
謀道身多厄，憂時力不任。懷人今永已，為世一零襟。  
解道公行止，江東老父兄。羣州垂察死，膚使為更生。  
民俗身逾瘠，時危命亦輕。淶陽江上月，猶傍讀書明。

武康主簿吳 詩

竊末誇君，從疑微肖。一之風花，搖切夢梅。雪照詩脾。  
風花梅雪 日短烏聲急 天寒鴈影悲 廣輪高隱地 千古一澗流

天台張氏兄弟

卷九十一

靜將物理驗，良知父母恩。深報稱數君，動要至公看。夜  
息萬生點，點發春揮錯。居宇宙，猶同氣。况此根心，毋負  
一機理。道曹然人，莫究是家兄弟。庶全歸。

度周卿正之母，蹇太且人。

八十三年雪，憎身直將簪。珥當冠巾生兒，須擬范孟  
博論士。亦知程伯醇，在約能令家有塾。居間肯使食  
無賓，世間為母皆如此。扶值三綱不之人。  
夫人嘗言 今大儒唯

朱文公命其子往從之

朱邵州 拱辰

杏園猶記賞花同，忍看前旌照眼紅。民命一絲懸畧  
刻，仁心觸處作春風。棣華薛薛天倫厚，清葉裳裳世



澤隆萬事紛紛緣手盡只將孝友詔無窮

表侍郎

學術趨平實年來似寂寥豈無先後覺未左始終條

此老能深造諸公獨後彫平生寄心事騁見魚朝

誌中論覺云食罷飲湯忽驗和叔之覺魚朝昔公曾作來魚朝觀圖

骯髒常三黜脂韋或萬鐘芸芸終有謝炯炯此何窮

雞允肯鳴鳳生涯僅老龍輪困憂世抱撫事轉冲冲

恭挽 寧宗皇帝

內禪踰三甲中興會百年歸疆纔汶上勒石未燕然

忽悵龍髯墮旋瞻燕翼傳遺民滿關洛南望涕紫漣

王冊崇昭考寧王德比純官庭天事業廟室祖精神

龍詩九十一

十九

遣奠俄臥馬書言痛獲麟人窮天亦感雨雪故連春

吳府君 廣

篤信寧違俗徐行不競時與人交樂易處世事平夷

甚矣古常者傷哉今已而龍山春夜月長照鳳皇枝

陳寺丞 奕

人物晨星似如公正獻家皂囊真相業黃卷舊生涯

胡不歎遺老而興大耋嗟天高那可問淚眼為麻查

聖主搜賢詔愚臣薦士書高岡看治鳳靈沼誓潛魚

時數自信訛帝心誰戚疏資舍徒擾擾窮達不關渠

有子知乎否蒼生生命益危共傷周赫赫誰叫廟謔謔

隨處皆塘芥何方不繭絲斯人今已矣撫事轉傷悲



樊迪功景南

白鶴招人及舊廬舊人落落曉星疏正傷邢壁埋黃  
壤又嘆燕椿非老株不見登山靈運屐空懸下澤少  
游車死於平世君奚憾鴻鴈磬磬未奠居

叙州弟

與汝爲兄弟前年五十年並驅驂接輦偕立雁差有  
此意春融洩中年俗糾纏每期身蚤退白首對床眠  
禍我天何酷子歸自古誠女孀俄別父宗直亦辭兄  
家難已稠疊寇氛方滿盈分明天有眼不照此時情  
人物寂寥甚天心分付誰禦戎傷畜縮講學病支離  
吏橫民重足時危命一絲若人天亦靳撫事轉傷悲

挽詩九十一

二十

楊子禮

事業古人謀寒燈耿夜篝正青諸老眼枉白一生頭  
榮確秋難孰嶮嶮日易收可憐鴻影斷老淚滴監州

文彭州誠之

二仲嬋媽起清修自一家踐塗中險阻牢都晚光華  
氣談奔金虜威稜憺鐵耶料應九峯下朝露泣姚花

趙德安希混

甲申露布告誅曦丙戌巴臺已磔椿或謂祿額非漢  
患誰知田李遺唐危安州得禍聞人說荆莫上功惟  
我知三十三年舊寮友胡風吹淚讀殘碑

楊叔介



尚記少年場英英兀老蒼鄂不齊挺秀蘭茁竟推芳  
老盡凌雲氣悲成捉月狂若人竒且折此事費平章

張通判

規摹都水監文采白雲卿奕葉皆華貫夫君獨屏星  
滋滋熙世學藹藹擅詩聲耆老彫零盡從誰正典刑

魚耶孫氏

可堪風撼木不見雪盈簪髮緯愁春晝兒書課夜深  
米鹽母我累惶獨是子心未報熊丸苦寒堂服已厭

仲女

荆江春夢斷虞殯夜鬼孤未及陪宗室應難拊舅姑  
一時母從子百歲婦隨夫此禮緣情制臨風老淚枯

挽詩九十一

二上

武康軍僉判師君

換卻野人服衣之從事衫人忻犧被繡我笑馬羈銜  
客靜閒尊禁身疆陶杖函典刑那復見宰樹闕空巖

楊極父

高堂元祐脚下澤少游鄉誌中自得林泉趣不登聲  
利場年方榮四五日已下三商有子翁無咎存心味

更長詩心

史台州

昔忝東川使知公于請長莫邪寧是利薶本未爲疆  
橫槩悲秋塞凝香送夕陽邊翺正多事感慨卧龍岡

孺人譙氏



門閭冰似清誰女復蘇場幸有室家樂寧無兄弟情  
戒節雖未忍歸衛不容行獨歟諸昆後鸞鳴封晉元京

李順慶 銜

蚤紹方聞學親承太史傳才資元近厚輩行最推賢  
七任二千石分符三十年天廷無一跡歸伴峯龍眠

高開國 素叔

並游英俊半歸泉何事夫君又弱馬廉退風標留萬  
口勤勞心事入塵編團團故步八千石落落浮名四  
十年除却江東魯使在一時舊話向誰傳

高龍學

蜀自開禧後西垂最稟秋更經兩單闕蓋棄五邊州

兼詩九十一

二十一

新河依同谷中梁恃武林匆匆移米嶺往往阻金牛  
蟠家略逋寇益昌隨解舟近猶趨劍閣遠或至渝涪  
棄守僭民旅奔軍齒寇讎亂生寧有多衆潰已無爲  
伯也傷時父民兮作已憂外沈隨分定行止與天謀  
高尚舞舟詔低回佐碧油封疆資屏翰原隰賴咨諏  
事變方濡首人情苦掉頭誓言捐一死力與障橫流  
固分爲忠鬼安能效泣囚訣辭貽子弟壯語駭朋儔  
憤極拳穿爪兵交血染體不隨蛛志在甘逐遠巡遊  
志士聞風起頑夫背面羞公身無復憾疆事更誰籌  
學士標龍直文階列禁游湛恩沾骨肉新廟賁林丘  
三祿雖古厚百身安足酬遊魂如可作近事亦知不



懲敗從婁敬父鄰激叛侯未論輕漢鼎鼎長恐誤梁甌  
後吏誰莽驚前修不憚留玉棺行有日丹旄送無由  
泚泚河山隔皇皇兄弟求非惟在原急亦為念宗周  
贈

贈易數雍堯俞

京君明愛焦贛易其說長於交變分卦更直日用事  
以震離坎坤為方伯監司之官凡近數月遠一歲所  
言屢中史號呼大叫遂謂房用之尤精嗟夫易以占  
往來天地之消長萬古之廢興且莫之逃今以能言  
遠一歲者為精之尤漢儒之陋可知矣考之傳況又  
未必能言及一歲言乘傳奏事及涌水出近一月遠  
數月耳逮其不密失身乃不自鏡見京身未易疵也  
特其傳數而不論理易者少之雍君頗有志於學推  
測休咎歷歷如見無徒效漢儒托經傳數則幾矣

贈資中王彥正風水說

祖宗山陵自永安以後皆在嵩少之北洛水之南岡  
阜演迤互為拱揖登永安縣之西坡望安昌熙三陵  
在平川尤為卓絕蓋其地勢掌平凡一百十有三頃  
方二十里相林環秀萬安山來朝遙揖嵩少考其始  
初營下則安陵惟舊而昌熙以後乃以太祖生於洛  
陽愛其全風嘗欲都之不果末年因西幸嘆曰朕生  
不得居此元當葬此遂謂陵登關臺西北向發鳴鑼



中其所曰我後當葬此他日弓劍既返即其地爲昌陵而後來皆因之始亦不過以爲輜輶爲準蓋非有某山某水之說而至今陰陽家咸謂東南地穹西北地垂爲角音所利故能以安利不利吾不得而知也而獨知夫初卜之意爲不若是也爰旣南狩庶事草創隆祐之喪權上會稽而朝向適又與永安諸陵相似亦協於音利有上皇山新婦尖而隆祐攢宮正宅其下吁開寶之行營敵自上意紹興之權厝事出倉卒而山之朝向前後一體又於風水之說不相戾世蓋有本不出諸此而未嘗不出諸此者也資中王生雖本以風水名家而心目曠遠善識統體且能傳諸

卦義裁之以理非史巫紛若之比余一見而竒其有識會離憂患俾營兆域主賓一語乃決不數月乃克襄事主生辭去請余言以信其說余固有感於風水之多異說而溺焉者之不知返也乃書前說以遺之以見夫王生善發山川之闕而人之得王生以發之而俾死者有所歸皆非偶然也生乎其敬之重之毋忽

贈術士楊坤

開禧二年余自館職補外普人何大圭善論太一數謂余曰子姑待之蜀且有亂余行至巴峽聞而大圭之言驗迨安公以戮曦聞余始還里蜀人往往能道曩未授首時事謂眉人有楊坤者能先事言豆今觀



安公所題果信前聞之不誣也天下之生又矣一治一亂蓋氣數屈信之變使然有不容已者雖天之愛人不能使之常治而無亂然必爲之生才以擬其亂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臚或哲或謀或肅或文是理之在世間蓋瞭然若此而士之曠曠者往往一術士之不若甚至辱身喪節吁其可嘆矣夫撫卷慨然書而歸諸紳

贈太素陳純

術家者流自秦漢以後盛於世者已有所謂風角遁甲七政元氣逢占覆射挺專須臾孤虛望雲省氣等說其末益曼則又不止是然大抵囿於陰陽之器乃若察脉以知吉凶則於人之血氣經絡往來消息之度而得之較諸他術最爲切近如鑿緩識二鑿子猶是易事至鑿和遂能以君之疾知而覘其且若社稷况一身之近者乎陳生挾此以遊諸公間數有奇中其術不爲不精矣今自遂而歸成都也索余言又書此以勉之

贈王彥正

嘉定二年余以心制里居宅兆未卜聞資中王直夫雅善青囊之術即具書幣致之居三日余表兄高南叔拉與登隈支山過蟠鼇鎮歷馬鞍山未至山數里直夫頓足而言曰由長秋山而下乾岡數里其下當



有坤申朝甲乙出之水子之先君子其當葬此乎卜而卜之果如所云遂為今長寧仔既又為余言子未有室居子之先廬被山帶江其上有山與馬鞍之朝向若相似然隈支為巽巳峯實當其前儻知之乎余曰而未嘗涉吾地而惡乎知之曰余以氣勢之所萃知之卜之又如其所云由是即其地成室是為今白鶴書院直夫又曰書院氣勢之所鍾當有以文字發祥者余乃約十餘士之當赴類省試者會文其上是歲自類元王萬里而下凡得七人其不在得中者後亦接踵科第或以恩得官莫有遺者又曰白鶴書院雖得江山之要然此地埋鬱已久今一旦開豁呈露則家于是山之下者其餘氣所鍾亦當有科級之應是歲余弟嘉甫與鄰居譙仲甫同登即七人之選也先是貢士題名于浮屠以問直夫直夫曰若在七級則當七士後皆如其言凡此皆余一歲間身履而目擊者自餘類此者不可勝數恐歲浸久而忘之姑隨筆書此以記

贈術士孫守中

先王盛時瞽矇與跛皆得食于樂正大師小師教之眊瞭者相之不寧惟是凡窮而無告者皆有常餼凡瘠靡甚廢疾者各以其器食之蓋盈宇宙間無一民不屬焉所以共明命而厚同氣也隆春秋而此意亡往



往推筭之伎以糊其口而聽其自為養上之人不及知也吁亦既可憫矣而孫生不特自為養也又將推此以教其類則不亦重可愧乎吾鄙士苟相與扶持之尚見瞽相師之意云

### 書龍協惠事

余自潼川造朝龍協惠以筆史從既還復思其人從范敷撰借使久之未至余以臯去意不復我從矣抵于湖協惠闖然來逆余且請為范公進所撰地志即馳還請余為言窮取絕裔安以筆史為其歸讀爾事保爾祿養爾親畜爾學乃爾父計則口舌日眩若弗慮志即而問之對曰昔也朝廷法從人所爭趨豈

詩牌卷之二

二十七

欠一賤隸故猶豫弗敢前今日渠陽逐客則前之爭趨者去之此正小人願效奔走之時已白吾父四方上下惟主所命余嘆嘉之聽其竣事而自至亡何踰嶺蹈谷跛曳以趨于請敝衣糲食承事朝夕視異時事余于潼不懈益庚會副使關彼當次補請于今侯不願速遷且俾後來者居已上夫即新而棄故趨利而辟害者進而耻退樂膏粱而惡間往往士大夫有不免而一郡史能守之不渝此豈亡見而然哉協惠方守其說而余懼其以是取憎於俗也遣之使歸而識其事于冊云

### 贈術士游大有



五谿天下窮處靖居五谿之窮而逐客又其窮者吁  
江游大有技術而來言纏纏可聽乃請一言以探窮  
嗚呼其果有見耶抑其窮未有愈邪余雅愛願顛之  
語人稟命有定分非知力所移惟應共已守道信天  
任運而闇者不達妄意徼幸徒辱雅道無關得喪或  
有問於游生者試以是告之安知無以為然而濟其  
窮乎

送立舉歸廬陵

臨邛魏某讀易至艮會廬陵左行之東歸書以贈之  
易中光明多為艮發蓋人心遷於物則蔽闇止其所  
則光明是以大象申之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曰所  
曰位人心之本體所以官天地而命萬物也止非其  
所思出其位則志為氣役物欲外遷而光明內蝕矣  
嗚呼行之尚敬之哉

詩傳

二十八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九十一







